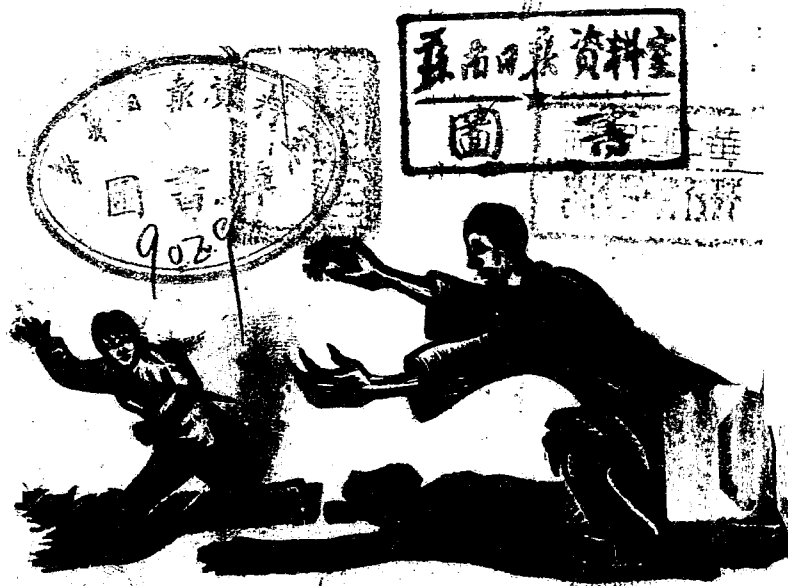


白毛女

第六集



MG

1236.536
2

白 毛 女

• 戲 淮 幕 六 •



3 1764 7822 4

★ 行 印 店 書 華 新 北 蘇 ★

第一幕

第一場

(幕啓)

(除夕，下雪，小喜子拿糍頭麵上)

喜
(唱春調)

北風吹雪花飄新年來到。我爹爹去縣賑整整七天，到今天三十晚還不回來。王大媽借了些糍頭麵，我盼望我爹爹來家過年。

(進門，關門，放下麵，打身上雪)

(白)啊，今兒年三十啦，家家都蒸饅頭，包餃子貼門神過年啦，我爹出門躲債七八天還不回來，家裏一點過年的東西都沒有。(稍停)家裏就是我爹跟我倆人去！打三歲上就死了媽，爹種田，我跟後，風裏來，雨裏去，年年欠老板的租債，到快過年我爹就出去躲債去了。今兒年三十啦，天還麼黑，爹怎麼還不回來？剛才到王大媽借些糍頭麵，回來蒸幾個饅頭，等爹回來吃。

(蒸饅頭)

(門外風聲，她跑到門外去看)

(唱淮調)

風捲雪花在門外，風打門來門自開，只盼爹爹快回家，一腳踏進門裏來。

(白)爹出去的時候，担着豆腐担子出去的，賣了錢，稱二斤麵回來！那還能吃一頓餃子呢。

(唱淮調)

我盼爹爹心中急，等爹回來又歡喜，爹爹帶回白麵來，歡歡喜喜過個年。

(楊白勞上)



(南)

楊 (楊身上落一層雪，披著包豆腐的布單子，背著豆腐担子，跌跌撞撞地)
(唱淮調)

十里風雪一片白，躲債七天回家來；指望熬過這一關，雖冷雖餓也能挨。

喜 (楊急急打門) 小喜子，開門，開門！

楊 (開門驚喜) 爹回來了！

喜 唔，(急止喜，不要大聲)

楊 (給楊打身上雪) 爹，外頭雪下得真大，你身上落了這麼厚一層。

喜 老板家打發人要賤來沒有？

楊 二十五那天，穆仁智來過一回。

喜 來過一回？說什麼來？

楊 他看你不在家就回去了。

喜 後來呢？

楊 以後再沒來過。

喜 真的？！

楊 真的，爹！

喜 (驚疑地) 啊？！

楊 爹，那個還哄你！

喜 (嘆一口氣) 這就好啦。小喜子，你聽，風刮的這麼緊，……

楊 雪下的這麼大，……

喜 天也黑了，……

楊 路也難走，……

了 我看這會兒穆仁智不會來了，我欠老板家一石五斗租，二十五塊錢滾滾雪球的債，這回總算又躲過去

喜 又躲過去了，爹！

楊 小喜子，扯把草來給爹烤烤火。

喜 (生火) 爹，你餓了吧！

楊 (烤火) 爹餓啦，餓啦，餓啦，……哈哈

喜 王大媽給了點豬頭麵，我做了幾個饅頭，我給你蒸去。

楊 等一會，小喜子，你看這是什麼？(從懷裏掏出小口袋)

喜 (驚喜地) 什麼？爹！

楊 (唱淮調)

喜 賣豆腐尋了幾個錢，集上稱了二斤麵。怕挨老板看見了，揣在懷裏四五大。

楊 (接過愉快地) (唱春調)

喜 賣豆腐尋了幾個錢，爹爹稱回二斤麵，帶回家來包饺子，歡歡喜喜過個年。

楊 (白) 爹，我去叫王大媽過來包饺子。

喜 等一會兒，小喜子，你再在這又是什麼？(又從懷裏掏出一個小紙包，包了五六個)(一面剝紙包

，一面唱淮調)

楊 人家閨女有花戴，你爹錢少不能買，扯了二尺紅頭繩，給我小喜子紮起來。

喜 (喜跪在地上，楊給紮頭繩)

楊 (唱春調)

喜 人家閨女有花戴，我爹錢少不能買，扯了二尺紅頭繩，替爹的小喜子紮起來。

楊 哈哈，小喜子，一刻叫你大春哥，王大媽過來看看！(探懷中，又取出門神)小喜子，你看這個！

喜 門神！爹，我去拿漿子貼上它！

楊 哈哈！(貼門神)

喜 (唱春調)

楊 門神門神騎紅馬，

楊 (唱) 貼在門上守主家，

喜 (唱) 門神門神扛大刀，

楊 (唱) 大鬼小鬼進不來！

喜 (白) 哈，大鬼小鬼進不來！

楊 叫要賤的穆仁智也進不來！

喜 好孩子，我們也過個平安年！(關門)

媽 (王大媽上)

今兒大春從集上，稱回二斤麵，我去看看他，楊大爹回來沒有，要是回來了，喊他們爺兒倆過來包饺子。(看門) 嘿，他楊大爹準是回來了，看門神都貼上了，(打門) 小喜子，開門！

喜 那個？

媽 是我王大媽。

喜 (開門媽進) 大媽，是你啊，你看我爹回來啦！

媽 你爹爹多晚回來的？

喜 才到家一袋烟的功夫。

媽 大媽，我爹買回二斤麵，我才說要叫你過來包饺子呢，你倒先來了。

喜 哎，份子，你大春哥回來了，也稱了二斤麵，還換了半升米的糖，我是喊你們爺兒倆個過去包饺子。

楊 先在這塊吧。

喜 還是過去包！

楊 先在這塊包！

喜 對，在這兒包！

楊 對，在這兒包！

喜 哎，看你們爺兒倆，這還能讓到外人去！(稍停，悄聲對楊) 你大爹，你看過了年，大春和小喜子

都大了一歲啦，哈，我等著你的信呢！

楊

（怕喜聽見）唔，唔，快去和麵，快去和麵！

喜

大媽，快來嘛！

楊

唔，唔，哈哈……

穆

（穆仁智上，手執『寶善堂』燈籠）
（唱梨膏糖調）

討租討租要和賬，我有寶貝身邊藏。一支香來一桿槍，一個騙來一個捧，見了主人就燒香，見了佃戶就放槍，能騙就騙能棒就捧，那一個不怕我穆管賬。

（白）今兒我們小老板叫我到佃戶楊白勞家裏去給他辦一件事，一件心事，一件不叫人知道的事，一件那個事……小老板和我定下一計，先將楊白勞叫到小老板那兒去談談，走！（到門口）這回小老板叫我見了楊白勞和氣一點，對，我就和氣一點，（打門）老楊，開門！

楊

是那個？

穆

穆仁智。
（楊等大驚失色，媽與喜把麵盆藏起）

穆

老楊，開門嘛！

穆

（楊無力的開門）

穆

（進）老楊預備好過年的了吧？

楊

穆先生，還沒有動烟火哪！

楊

麻煩你一下，我們小老板叫你去一趟，有事商量商量！

楊

穆先生，我實在把不起租，還不起債！

楊

哎，不是，小老板請你去，一不要租，二不還債，有要事商量商量，今兒三十晚啦，小老板高興，

穆

有話好說，有事好辦。

楊

我……我……

穆

老楊，沒有什麼，走一趟。

（楊遲疑的跟穆走）

喜 爹……你……

穆 （以燈照喜）不要緊，小喜子，小老板還給你花戴，叫你爹帶回來。

媽 （把豆腐包給楊）你楊大爹披上吧！外邊雪下大啦，你到了那裏，替小老板多磕兩個頭，他總不能不讓你過這個年嘛！

穆 是嘛！（推楊出門，楊欲走又回頭）

喜 爹！

（穆以手示楊快走，二人下）

媽 去吧，（安慰地）到大媽去包餃去。（二人同下）

第二場

（幕啓）

（地主黃世仁家，後台一片歡笑，猜拳，吃酒聲）

（這是通黃家客廳的偏房，桌上點一支高台臘燭，燭光下照着賬本、算盤、硯台、水烟袋等。）

（地主黃世仁微醉，心滿意足地、剔着牙齒上，他是才從客廳喝罷酒到偏房裏來的。）

（唱小開口）

花天酒地辭舊歲，張燈結彩過除夕，堂上堂下濟歡笑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

（僕人大升送水上，黃漱口）

黃 大升，去告訴老穆把耳房裏的楊白勞帶上來！

（升應下）

黃 （唱小開口）

家化死了不重栽，園外自有野花開，這一帶土地歸我有，順手就把野花採。

(白) 哼！殺不了大窮農，當不了財主！弄不倒楊白勞，得不倒小喜子！

穆領楊上)

楊 (畏畏縮縮地唱老淮調)

廊簷下紅燈照花了眼，叫我老漢心不安，不知道這一回是何事，小喜子等我快回還。

穆 老楊，這兒走！(兩人進門)

黃 (假做客氣) 老楊來啦，請坐，請坐。(示坐位)(楊不敢坐)

穆 (倒茶) 喝茶，喝茶！

黃 老楊，家裏年貨都辦齊全了吧？

楊 唉，大少爺，你不知道，大雪屯門十幾天啦，沒糧沒草，幾天都沒有動烟火啦！

穆 哎，我說老楊，不用在這兒哭窮啦，大少爺不是外人，他還不知道嗎！

黃 是啊，老楊，你家裏不寬裕我也知道，可是這一年又過去了，租(稍頓)還是要麻煩你一下，(翻

賬本) 你種我家是五畝地，去年拖下五斗租，今年夏天是一斗二升半，秋天再加上五升五……

穆 (打算盤) 五得五，二五一十……

黃 還有你欠我的錢你記得！你老婆死的時候買棺材借我大洋五塊錢，前年又借了兩塊半，去年再借三

塊錢，當時同，言明是五分期，利打利，一共是……

穆 利打利，利滾利，一共是七七四十九，九退一上一，……一共是大洋二十五塊五毛，一石五斗租

是，對……大少爺。

楊 老楊，你看這白紙寫黑字，清清楚楚，你心裏也記得清清楚楚，一毫不差，一絲不錯。老楊，今兒

是年三十，這賬可再不能拖啦，你要是帶來當面交上，立地勾賬，要是沒有帶來，出去想個辦法，

叫穆先生陪你走一趟。

穆 對，兩條路隨你揀，叫我跑腿也情願，老楊。

楊

哎，穆先生我求你（唱淮調）

求求穆先生發慈悲，再讓我老楊這一回。田租重利我還不起，人不到難處不落淚！

（白）穆先生……穆先生……

老楊不要這樣子，你過年我也要過年，你爲難我更爲難，今天這筆賬可一定要清了。

大少爺……

黃楊

人啊，有理走遍天下，無理寸步難行，今天你欠我家的賬，說到天上也得還呀！

穆楊

老楊，今天我們大少爺把話說下了，大先生是說一是一，決不改口。老楊你一定要想辦法呀！

穆楊

大少爺，我有什麼法子呢，我這個孤老頭子，沒有高門貴友，叫我到那裏想法子去啊！大少爺……

……（苦苦哀求）

黃穆

（示意給穆）哎——

穆楊

（對楊）我說老楊，這下子有辦法了，我們大少爺給你指出一條光明大道，看你走不走？

穆楊

穆先生，你說。

楊穆

你回去把小喜子領來頂租。

楊穆

（一聽像天晴霹靂雷一樣，下跪）啊！什麼！大少爺！這可不行——（唱悲調）

楊穆

猛聽說叫喜兒來頂田租，好比那晴天打下霹靂，小喜子是我的老命根子，父女倆死也不能分離！

黃穆

咳，我這是爲你嘛！考楊，把小喜子領到我家裏過幾年好日子，總比在你家少吃沒穿受可憐好得多，再說小喜子來了，我還能虧待了她？這麼，你這筆賬也就勾了，這不是兩全其美的事嗎？唸哈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穆楊

……

楊 哎——大少爺，穆先生，小喜子這伢子是我的命，她三歲多就沒有媽媽，我一泡尿一泡尿領大的，一滴血一滴汗把她養活大的，我楊白勞這麼大年紀，這個伢子就當我一個兒子，我怎麼也離不開呀，我……（哭）大少爺……

黃 哼！（不理他）

楊 小喜子！爹死也不能離開你啊！

黃 （半晌）老楊，我可不能再等啦，兩條路你自己揀吧，給人還是還賬。

穆 老楊，今天大少爺滿高興，你不要得罪了大少爺，吃不了兜着走。

黃 （怒）不要給他說啦！快給他寫個文書，叫他明天把人送來！（黃怒下）

楊 大少爺你不能走！（上前拉黃）

黃 去你的！（推開楊急下）

穆 老楊來寫個文書，按上個手印，不就了結了嗎！

楊 （瘋狂地拉住穆）你……你……你不能啊！（唱悲調）

穆 我楊白勞犯了什麼罪，逼着賣我親生女，當個戶當了一輩子，想不到落到這步田地。

楊 考楊，你相開一點，不要糊塗一時，這個事答應也要答應，不答應也要答應！（推開楊）

穆 啊！（唱悲調）

楊 老天單殺獨根草，大水淨淹獨木橋，我一生只有這個閨娘，離了小喜子活不了！

穆 你別糊塗啦，一會兒大少爺生了氣可不是玩的！

楊 我……我我個說話的地方去！（欲衝出去）

穆 （拍桌子）哪兒去！縣長就是大少爺的親戚，這兒就是衙門口，你到哪兒說話去！

楊 我……我……

穆 不行啊，老楊，胳膊抗不過大腿，我看你寫上個文書，按個手印，不就了結了嗎。（寫文書）

楊 （又拉他）你……你……

穆 （黃世仁氣汹汹上）

黃 楊 穆 怎麼！還是硬「降」！楊白勞，告訴你說，今天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，（對穆）快寫文書！（一下子楞住了）啊！……

（邊寫邊念）立約人楊白勞，因欠主家租一石五斗，大洋二十五塊五毛，因家貧無法償還，願將親生女兒賣給黃家，以入頂債，兩情相願，決不反悔，空口無憑，立約爲證……好啦，老楊，說話爲空，落筆爲實，來按個手印吧！

（瘋狂地）大少爺！你……你……我不能啦！

黃 楊 （向穆）去喊黑二把他捆起來送到縣上去！

（大驚昏迷地，發着抖）啊，大少爺，你還要把我送到縣上去？大少爺……

（拉楊手）快按手印吧！（強拉楊手按手印）

（看自己手印，驚，）啊！（倒地）

一個手印還了幾十年的賬！（把文書交黃）

（以手示穆）

黃 穆 （以手探楊呼吸）沒什麼。

老穆，明天多帶幾個人去，不要叫他承認賬跑了，（對楊）楊白勞，你該回去了，明兒送小喜子過來，（對穆）把那張文書給他帶上。（下）

穆 （拿文書給楊）……吧！（推楊走）老楊，走吧，明兒帶小喜子給大少爺拜年，到這裏來，過個好年。

（楊麻木的被穆推出門，一陣大風雪向他撲來，他不支，倒地，半晌甦醒，爬了起來）

楊 穆 啊！——老天，殺人的老天啊！（悲調）

（白）楊白勞不眨眼，黃家就是鬼門關。

（白）楊白勞啊，糊塗的楊白勞啊！

（唱悲調）爲什麼文書上按了手印？親生女兒賣給人！

（白）小喜子啊，你爹對不起你——

（唱悲調）你等爹回家去過年，爹怎有臉把你見！（踉蹌走下）

第三場

趙

(趙老頭上，手提一壺酒，他是楊白勞的好朋友，我楊去過年，喝酒。天下大雪。)

(唱老淮調)

大風大雪吹得緊，十家燈火九不明，人家過年我過年，窮富過年不一樣，主家門裏有酒肉，佃戶人家無米麵。

(隱約可聽見財主家的歡鬧聲)

(白)哼！今天三十晚上，財主過年樂也樂死了，窮人過年苦也苦死了，老楊出去躲債十幾天了，現在該回到家來啦，我打上四兩酒，到他家找他喝兩盅，心上有話說他一回，也算過個窮年。

(唱老淮調)

官向官來民向民，窮人向的是窮人，我找老楊來守歲，四兩水酒一片心。

(趙下)

楊

(昏迷地上)(唱悲調)

楊白勞昏沉沉如同醉酒，這麼大風和雪往哪裏走？懷揣契約殺人刀，殺了自己的親骨肉！

(白)啊，小喜子，小喜子，你在哪裏？你，你……你還不知道啊，我，我……(一下跌倒在雪地裏)

(上，發現有人跌倒，上前攙起一看)

老楊，是你！老楊！

你，你是誰？

我是老趙，老楊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

你是老趙，我的好兄弟啊！

(趙扶楊起，楊不支，趙攙他)

老楊，你這是怎麼回事？



楊 (一下子發瘋似的，又壓下去) 沒，沒有什麼，剛才我到老板家去啦，我，我……
趙 又是在財主家受了氣！咳，——雪下大了，先回家去，回去好好的說，痛痛快快的說(攙楊走)

楊 說，說……痛快說……

趙 到了，怎麼門還搭着(開門攙楊入) 怎麼？燈也沒點，小喜子呢？

楊 (聽見說喜) 啊！小喜子呢？(慌張地) 小喜子，小善子！

趙 (看楊的失常情形) 怎麼啦？老楊！

楊 (壓抑自己平靜下來) 唔，沒有什麼，小喜子到王大嗎家裏包餃子去啦！

趙 今天還吃起餃子啊，伢子該喜歡啦，老楊，我打了四兩酒來喝兩盅！

楊 (燒火，燙酒)

喝……喝……喝兩盅！(燒火)

楊 (酒熱，兩人喝酒)

趙 剛才到財主家去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老楊……沒有什麼……

趙 到底怎麼回事？給我說，我是老趙，不是旁人。

老楊……沒……唉！

趙 老楊，快說，你在這兒還怕什麼，說呀！

我……

趙 唉，真急死人了！你以前有話不對旁人說，放在肚子裏，可是我們兩個從來說的一條心的話，今

上可不能低頭打悶雷，老楊，說呀！

我……

說呀！

趙 我說，我說，今天我嫌債才回來，穆仁智把我叫到老板家去……

唔。

趙 不啦，我走啦（下）

楊 （望老趙出門）哎——（唱悲調）

老趙兄弟出門去，這話我怎能告訴你，石頭沉在大海裏，風大浪險我撈不起；小喜子你在大媽家，等爹回家心歡喜，哪知平地起風波，哪知晴天打霹靂！

（王大媽、大春、小喜子端盆上）

媽 小喜子，路不好走，叫你大春哥端吧。

喜 好走，大媽，我能端。

楊 （在門裏聽見小喜子與大媽的說話，急忙揩乾眼淚，故作鎮靜。）

喜 （到門口，看門開着）大媽，你看，準是我爹回來了。

媽、春 （驚喜）回來啦！（衆進門）

喜 爹，你回來啦！

春 大爺，你回來啦！

楊 唔，唔……

媽 你大爺，你到老板家去，到底怎麼樣啦？

楊 我去啦，還是交不起租，還不起債，他，他……

媽 他，他怎麼樣了？

楊 我就給他多磕了幾個頭，沒有什麼，我就回來了。

春 大爺真的？

楊 真的，大春，是真的。

媽 謝天謝地，這就好啦，我們也該好好的過個年啦，你大爺快吃餃子吧！（衆把家具放下）

楊 唔……

媽 大春，把蒜臼子裏的蒜倒出來，把這碗餃子端給你大爺吃。

（喜把楊攙扶在凳子上坐下）

春（把餃子碗端給楊）大爺，吃吧。

（接碗）……

喜（唱淮調）

爹爹縣縣回家轉，

媽、春、喜（同唱）包上餃子過新年，老的少的團團坐，歡歡喜喜過個年！

喜爹，你快吃嘛！

楊（面對飯碗，不能下嚥）唔，我吃，唔，小喜子你看你大媽好不好？

大媽好。

喜你大媽，你看小喜子這伢子好不好？

好伢子嘛！

楊那往後還要你多照顧啦！

媽那還有話嗎，你大爺，快吃吧！

哦，我吃……

媽（唱淮調）

跟前的孩子長成人，

媽、春、喜（同唱）

幾畝薄地好好種，不是睜眼做大夢，總能過幾天好日子。

楊（痛苦矛盾已極，坐立不安，最後偷向一個角落裏以顫抖的手伸向懷裏去掏賣女文書）……

媽（看見楊在掏什麼東西）你大爺，掏什麼呀，快吃吧！

楊（慌張地）我掏——我掏我腰裏沒有一個錢啦，想給孩子兩個壓歲錢也不能。

媽唉，算了吧！能有一頓餃子吃還不好嗎，你大爺，快吃吧。

楊我，我歇一會兒再吃。

媽（向春、喜）你們倆呢？

春、喜吃好啦！

媽吃飽啦？

春、喜吃飽啦。

媽那就收拾桌子吧。（衆收拾桌子）你大爺，今兒在外邊跑了一天，累了，該睡啦！

媽唔，該睡啦。

媽家常話說不完，明兒再說，明兒叫大春給你來拜年，（向喜）小喜子好好伺候你爹。（向春）大春

我們回去吧！

春大爺，我們回去啦！

楊大春，好好照呼你媽回去！

喜大媽，你走啦！

媽……（媽與春端盆出門）

喜（去關門）

春（在門口對喜）小喜子，大爺累了，叫他早些睡吧！

喜唔！（關門）（媽與春下）

楊小喜子，你睡去吧。

喜爹，你也睡吧。

楊爹……爹要守歲呢。

喜那我也要守歲。

楊那就再抱抱草來，烤烤火！……

喜唔！（把草火點火，兩人烤火）

楊（咳嗽）……咳，咳，小喜子，爹老啦！不中用啦。

喜爹，看你說這幹什麼！快烤火吧。

楊爹，烤火。（兩人烤火）

楊喜楊

(空氣沉靜，屋外落雪，半晌)
小喜子，睡着了！
沒有，爹……

我來把燈挑亮一點。(挑燈)

(又一會，灶上小油燈漸暗，喜兒漸漸入睡)
燈也點完了，油也沒有了……小喜子，小喜子！

(唱悲調)

小喜子小喜子你甞着了，爹爹叫你你不知道。你做夢也萬萬想不到，你爹有罪不能饒！

(白)小喜子呀，爹爹對不起你……王大媽，我對不起你……大春，我對不起你……老趙兄弟，我對不起你。我……我寫了文書，按了手印啦！

小喜子她娘啊，你死的時候說：『好歹把小喜子領大，我把她領大，小喜子跟我風裏來，雨裏去，受罪受了十七年啦！今天……小喜子她媽啊，我對不起你，我……我，我賣了她啦！

明天老板要把小喜子帶走了，你們活着的，死了的，你們是人，是神，是鬼，你們都不饒我，我糊塗，我有罪，我不能叫你走，我要給他拼！……(瘋狂地出門，風雪迎面撲來。)啊！縣長！財主！狗腿！衙役……我哪裏去？我哪裏走啊！(手抓文書)哎！

(唱悲調)

縣長財主如狼似虎，欠了債來欠了租，你們逼着我寫的——賣兒賣女的文書！北風刮來大雪飄，那裏走來那裏逃？那裏有我的路一條。那裏有我的路一條？！

(半昏迷的，稍停)

(白)唔，還有點點豆腐的滴水，我喝了它吧！(進門，喝滴)我喝上點涼水……(脫棉衣給小喜子蓋上，跑出門外，跌倒在雪地裏，死去。)

(一連串的鞭砲聲在村口響起來，初一到了。)

第四場

春 (大春在鞭炮聲中興奮地上)
大爺，大爺，給你拜年來啦！(腳下突然觸着屍首)啊！(看見地下楊屍，拂去臉上的雪花，認出

是楊)啊！大爺，是你呀！這是怎麼啊？

(急忙到門口打門)小喜子！小喜子！快開門！

(急向後台)媽，媽，快來呀！

喜 (從睡中驚起)爹！爹！(不見了爹)爹！——

春 小喜子！(一下推開門)小喜子你看你爹！——

喜 我爹怎麼啦？(跑出去一看，發現爹的屍首，撲上去哭)爹爹！

春 小喜子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喜 (哭唱悲調)

昨黑夜我爹爹回到家，心中有事不說話，天明倒在雪地裏，爹爹爹爹爲什麼！

春 (無法向後台)媽，你快來！

(媽上)

春 媽，你看楊大爺他……(指屍首)

媽 你楊大爺怎麼啦？(在屍首旁邊跪下來，試欲掐一掐使死者活轉)大春快去叫你趙大爺他們來！

(春下)

媽 (死者已僵硬，毫無活轉的希望，乾噎地，)他楊大爺，他楊大爺！……

喜 (哭)爹！(大春引老趙、李栓、大銷上)

趙 這是怎麼啦？

鎖 大春，怎麼回事？

拴 這是老楊啊！

媽 （哭訴）他大爺哪，黑夜裏回來還好好的，誰知道今個一早起就……

（說不下去）

趙 （伏下身去看了看情形）是喝了酒啦！

爹呀！

趙 （看見死者緊握的手）啊！（用力剝楊手，春、鎖一齊幫助剝開，取出了賣身的文書）

拴 （唸文書）「立約人楊白勞——因欠黃世仁家租……因家貧無法償還……將親生女……小喜子……

賣給……

（唸不下去，契約落地上，衆大驚，悲憤填胸）

天哪！這是——

喜 媽 （大哭）爹呀——

（唱悲調）

猛聽說爹爹把我賣，烏雲壓頂火燒身，莫非爹爹不疼兒？莫非嫌兒不孝順？

爹啊！

趙 （悲憤地對死者）老楊！昨晚上你只把話對我說了一半呀，你不該死啊！你離不開那二畝倒頭地，

你是挨人逼死的！

鎖 這幾個租錢就逼死了楊大爺，這還讓窮人活嗎！不行……（氣憤的說不下去，欲衝下）

春 （怒不可遏）逼死了大爺，小喜子也叫……我們出去同他拚啦！（跟着鎖衝過去）

媽 （趙、拴攔鎖，媽攔住春）

大春，你……

拴 不行啊，大春大鎖，白紙上寫了黑字，楊大爺按了手印的……

春 手印，手印還不是他們逼着按的！我們往上告！

捨 哪裏告去！縣長、區長都是財主家親戚呢，他們還不是一鼻孔出氣，我看這口氣能嚥還是嚥下去吧！

鎖 我嚥不下去！

春 這就不讓窮人活下去啦！（頓足疾首，悲痛已極）

趙 大春大鎖，乾打雷不中用，時候不早啦，財主家等會就來帶人啦，快點收拾收拾把死人埋掉，還館叫小喜子送他爹入土……今天的世道，我們都看得清楚，刀把子插在他們手裏，窮人上那裏去出氣……哼，總有一天老天會睜眼的！大春，大鎖，還是把死人埋了吧，王大媽快收拾收拾給小喜子帶上孝吧（對喜）小喜子，這都是我們老年人不中用，千錯萬錯對不起你，伢子！……

衆 （低頭無語，悲憤，拭淚）

（穆仁智帶一區警一打手上）

大爺們，過年好啊！發財發財！

穆 （一驚）……

（一下子看見楊屍，早已想到八九分，但故作吃驚）啊，這是……這——

穆 這是老楊！——

捨 啊！老楊啊！這，這昨天晚上還好好的，怎麼就……唉！（故意同情）這真是想不到……（一轉）

春 那你們家人快給他們料理後事，我領小喜子到主家去叩頭求口棺材……（欲拉喜）

（上去向穆舉起拳頭，穆躲開）早知道你來幹什麼的了！你不能把小喜子帶走！

鎖 （也衝上去）你敢……

（區警及打手上去以盒子槍對住春、鎖、喝道：「幹什麼！」「不要動！」）

穆 （翻臉）好！那我們就打開窗子說亮話吧！老楊把小喜子賣給小老板了，這是文書，（掏出文書）

老楊按了手印的，天理人情擺在這裏……我看還是少管閒事！

穆 先生，求求你，還是叫小喜子送他人爹了土……

穆 那不行，我們小老板叫馬上把人帶走……（看情形又稍緩和）唉，其實我也做不得主，有話給小者

「話說去！……不過我看好在這以後，小喜子就享福啦（又拉喜）走吧，小喜子！……」

春、鎖 你！——（又欲上前，但被狗腿們以槍擋住，媽在背後恐懼地拉住大春）

趙 （暗中的制止着）大春！大鎖！

喜 （從穆手中掙脫，撲到趙與媽懷中）大媽！大媽！——

（唱悲調）大媽大媽救救我，千萬不跟財主去，死跟爹爹一塊死，活跟大媽一塊活！

穆 （又拉喜）唉，小喜子，人死如燈滅，不中用啦，還是走吧！

（用力拉喜）

喜 （驚恐地，掙扎，大呼）大爺、大媽！……

穆先生，我求求你，叫孩子給她爹帶個孝吧！

媽 好，帶個孝……

（媽回屋中，取白布纏在小喜子頭上）

趙 （扶喜喜，向死者）老楊，小喜子不能給你捧老盆了，這都是我們老年人的過，對不起你，（向

喜）小喜子，來，給爹磕頭！

喜 爹！——（撲在死人身上）

（上前拼命拉喜）走！走！

穆 （狗腿們全力監視着青年人）

喜 （用力掙扎大呼）大爺！大媽！（終於被穆拉下）

春、鎖 （狗腿最後掩護着穆仁智及小喜子下）

（眼瞠發紅，急欲追，恨的牙齒發抖，罵出了幾句）

趙 （攔住他們，悲憤地）大春大鎖，今天是人家的世道，黃家一家害死了多少人，逼死了多少佃戶，

拉走了佃戶的閨娘，我們記住吧，有一天也能改朝換代……不要哭啦，把死人埋了吧！

衆 （說不出話，含淚拉着屍首）

（若斷若續地）埋利東山坡下頭，跟小喜子她媽埋在一起，埋的要深一些。（衆抬屍首下）

第二幕

第一場

(幕啓)

(地主黃母的佛堂，明燭大明，香烟繚繞)

(黃母捧烟上)

母 昨天世仁說，佃戶楊白勞把他閨女送到我家來當丫頭，頂了租債啦，到這會還不來見我！

(唱淮調)

過新年全家添福老人增壽，這全靠祖上蔭德佛爺保佑，我捧香進佛堂高台點明燭，我這裏誠心誠意三叩首。一柱香我敬於西天如來，保佑我家財旺多收租糧；二柱香我敬於南海觀音，保佑我全家福四季平安；三柱香我敬於送子張仙，保佑我家門旺多添人口。

(白) 咳，如今錢不值錢啦，一個丫頭頂了幾十年的租。去年倒好，紅福丫頭，才是八塊錢買來的，北院的那個墜兒，才是五塊半錢，今年目下什麼東西都貴啦。

(穆仁智帶小喜子上)

穆 走啊，小喜子！(唱梨膏糖調)

你這個丫頭真是怪，進門來為什麼不自在！剛才見了小老板，你頭也不抬口也不開，小老板給你花兒你不戴！這會兒去見老太太，你這回可要學個乖，再不要頭不抬口不開。

(白) 把臉放歡喜點！

(喜怕，嗚咽)

穆 不要哭了！老太太生氣，手指頭也把你臉上戳幾個窟窿！(領喜進門) 啊，老太太，楊家的閨娘小喜子來給你老人家拜年啦！

母 啊，是老穆啊，進來。

(穆、喜進)

穆 (對喜) 給老太太磕頭。(推喜跪)

母 唔，起來吧！

穆 (拉喜) 起來，把老太太看看。

母 唔，伢子模樣長得滿巧的，往過站！

穆 (對喜) 過來！(拉喜過來)

母 唔，手脚還不笨……再往過站！

穆 (對喜) 過來！(拉喜)

母 伢子好機靈，叫什麼？

喜 給老太太回話囉……(向母) 叫個小喜子。

母 唔，小喜子，是個吉利名字，『喜氣臨門』，就不用大改啦，按紅福紅祿排行，稍為改下子，叫紅

喜吧！

穆 (對喜) 謝謝老太太替你起名字！這以後不叫小喜子，叫紅喜啦！

母 孩子多大啦？

喜 十七啦，……

母 唔，十七啦，好伢子，比紅福強多啦，紅福真是條帶疙瘩的，人沒個人樣，木(模)沒個木(模)

穆 樣，這伢子好，老穆回去給世仁說，把她留在我跟前使喚啦。

母 唔，唔，……她還巴不得呢！

穆 唉，伢子生在窮人家裏，看挨爹折騰成個什麼樣啦！吃沒吃，穿沒穿。紅喜，這以後到我家來吃好的穿好的你願意不？

(向喜) 說囉……(向母) 願意，願意，……到這裏是享福來啦囉！

母 看孩子穿的跟叫化子一樣，老穆叫張二媽來給伢子換身衣裳，拿點點心給紅喜吃。

穆 (對內) 大升！(內聲：「唔！」) 老太太吩咐叫張二媽給紅喜換身衣裳，拿點心給紅喜吃。

穆 (內聲：「是！」) 同老太太話，北莊的來給老太太大少爺拜年啦！

母 老太太，北莊上的來給你老人家和大少爺拜年啦。

穆 (起)(對喜) 紅喜，會你張二媽給你換衣裳，安排你。(出門) 哎，爲人生前多行善，阿彌陀佛上西天。(母、穆下)

喜 (後台一片喧鬧聲)

喜 (唱淮調)

耳聽一片人鬧聲，又是怕來又是驚，門上有門門外有門，我叫親人叫不應！誰給爹爹把孝戴！

誰給爹爹○老盆！

(大升端盤，張二娘的拿衣服上)

這就是那個紅喜，……紅喜快吃點心。

……(一慌張，把盤子跌落在地上)

喜 啊，看你這人不知道好歹，大年初一，一進門來就打了碟子，我去告訴老太太！

升 大升，不要去！(拾碎片) 老太太過年正高興，不要惹她老人家生氣，伢子才來，不懂規矩，饒過

她這一回。

張 哼！這樣的丫頭！等以後看吧！(下)

紅喜，跟我換衣裳去，(扶喜走) 伢子，這不是在自己家裏，又不是自己爹娘跟前，到人家來得守

人家規矩，受人家管……走，不要怕，我是張二媽，也是伺候人家的，以後日子長啦，有話跟我說，有不會做的我教你做……走，換衣裳去！(張同喜下)

第二場

黃

(唱春調)

(黃世仁執燈上，微醉)

歡樂的日子過得快，白天過了夜晚來，歡樂的日子歡樂過，階前的迎春暗暗開。紅喜來了幾個月，上房伺候老太太，我把小鳥抓到手，誰知道進到籠裏不能玩！

(白)紅喜來了幾個月，挨媽留下啦。咳，我想紅喜盼紅喜，只是在老太太身邊，我就是老摸不到手。今兒是個寒食節，我到老穆出去耍賬啦。王大春、趙老頭、關大鎖他們還不起賬，叫他們把地都圈給我啦，這麼一來，這幾十里內的地都是我的啦。事情辦得稱心如意，吃了酒席，心裏有點癢癢，趁天黑啦，我再去。再走。再下手……哈哈……

(更鼓敲二下)

黃

(唱春調)

耳聽夜來打二更，悄步走進廂房門，我心裏有主意，預望今晚好事成！

(下場)

第三場

喜

(唱淮調)

(黃母的臥室)(紅喜捧湯上)

進他家來幾個月，口含黃連過日月！先是罵來後是打，一天到晚受折磨！眼淚流到肚子裏，有

訂具第二如話。

（走到帳子旁邊，欲叫不敢）老太太……（走到另一邊，欲叫又不敢）老太太……唉！

（唱淮調）

富貴人家難伺候，前後左右不自由，一不小心得罪她，就怕她要下毒手！

（帳內聲：「紅喜，把蓮子湯熬好了沒有？」）

喜來了，老太太！（帳內伸出手來，接碗入）

（帳內聲：「怎麼，這麼燙的！想把我燙死！死丫頭！冷冷去！」把碗送出）

喜（接碗）（唱淮調）

不知是熱還是冷，不知怎麼趁她心！又是累來又是困，刺破了眼皮不敢打盹！

（帳內聲：「湯哪！」）

喜來了，老太太，（帳內伸手接碗入）

（帳內聲：「怎麼，咳，這麼苦的！準是沒摘去蓮子心，就是這死丫頭把我氣死了，跪下！」）

喜啊！（驚）我……我……（跪）

（帳內聲：「我把你這該死的丫頭，湯這麼苦你能喝嗎？把嘴張開！」伸出烟簋子刺喜口）

喜哎呀！（哭）（黃世仁偷上，在門口聽）

（帳內聲：「不許哭，煩死人啦！」）

喜我，我……（哭）

母（在帳內怒）死丫頭，（拿條帶出，打喜）煩死人了！

（打了幾下，黃急入架開）

黃媽，你先消消氣。（把母扶到床邊）

母世仁你怎麼來啦？（對喜）滾起來！

（喜從地上爬起來）

黃 媽，你先消消氣，你這兩天身子不是不好嗎？紅喜又得罪你老人家了……

母 世仁，天這麼晚了，你來做什麼？

黃 媽，我來看看你，還想……叫紅喜給我做點生活去。

母 紅喜還給我熬湯哪！

黃 唔……

母 你嘴裏一股酒味，直沖人！回去睡吧！

黃 媽！是，是……我……我……媽你歇下吃烟吧，消消氣。

黃 (輕輕放帳)

黃 (小聲)紅喜，走，走……跟我走……

喜 (哭)大少爺，你說什麼？……

母 (在帳內)世仁，怎麼你還不去睡啦？

黃 媽！我是說，說紅喜(眼看著喜)手脚放靈便些(拉喜手)伺候你老人家……該……(推喜)

喜 (慘叫)啊！……

母 (母怒，從帳中出，坐炕上)

黃 死丫頭，你又發什麼瘋！

母 哎……哎……媽，我看明天還是到鎮上把陳醫生請來，再給你老人家看看……

母 ……咳！

黃 (張二媽入，手拿茶壺放在床上)

張 (看了看情形)老太太，是紅喜又得罪你老人家啦！大少爺，你又來啦，天晚了，也該睡啦！

黃 你張二媽的……

張 老太太心裏不舒坦，啊，天也晚了……大少爺……

母 世仁，你回去睡吧。

張 (拿燈)唔，大少爺，你的燈在這兒……

母 世仁，回去，紅喜，給我熬湯！

黃 咳，媽你睡吧，（對張）張二媽，明兒快把我幾件衣裳洗了！

張 是，大少爺，（黃下）紅喜，來，給老太太把湯燒好，（喜起來接碗，張希手叫她坐，張自己替她

來熬）（兩人收拾熬湯，張把帳輕輕放下）

張 （小聲）紅喜，怎麼又惹老太太生氣啦？

喜 她說蓮子沒摘心，說湯苦，我摘的乾乾淨淨……

張 （憤憤地）哼！那是她抽大烟抽的嘴裏苦……

母 （在帳內）張二媽的，你說什麼？

母 唔，我說叫紅喜不要哭，怕吵着老太太。

母 ……（無聲）

張 （向喜）夜飯沒吃飽，（從袖口裏取出一個饅饅）給你吃了吧！

喜 （把饅饅放口中咬）哎喲！（張嘴，二媽看見她口中的傷口）

張 啊，啊，又挨烟籤子扎啦！……等一會兒你回去，我偷偷到廚房裏給你燒碗湯喝。

喜 二媽，不要……

張 （看帳內）唔，老太太睡着了……（又坐在喜旁邊煽火）唉，紅喜，蓮心苦，蓮心苦，苦處只有我

們娘兒倆個知道，我到他家裏還不是因為欠人家的租還不起，來給人家做活，頂租，這幾年前

前後後，我看見的眞不少啦，像我們這樣使喚的丫頭，那一個不是苦命！唉，苦日子就這麼個過法

！

喜 （三更響）

張 二媽，打三更了！

喜 打三更了，……唔，老太太睡着了，大少爺也該睡覺了，紅喜，熬好了湯，快回來睡，不要亂走，

我等你！（下）

喜 （唱悲調）

打過三更夜正深，案上臘燭點的明，臘燭流淚止不住，紅喜眼淚溼衣襟！湯不開來人已困，好

比亂刀刺在身。

（喜打盹，湯開聲，驚，失手打碎罐子，湯撒在地上，母舅聲）

喜

（唱悲調）

頭發昏來心發慌，打了罐子撒了湯，我闖下這場大災禍，天啊天啊救救我！

（躲出下，二道幕落）

（喜又上）

喜

（唱悲調）

聽見背後人追我，這個我可逃不脫！

（恐懼的，想找一個走廊下的角落裏躲起）

（爹爹！賣了我，這個日子怎麼過！）

（喜之極而入睡）

（提燈籠上，發現小喜子，驚喜，關上廊門）紅喜！（拍喜肩）

黃

（醒來）啊！

喜

紅喜，你怎麼跑到我這裏來啦！

黃

我……（欲奪門出）

喜

紅喜，給我個點生路去，我等有用，來，進來吧！（推開門，二道幕落）把喜翻進，反手插門，——

黃

（這是大少爺的書房。）

喜

（大驚）啊！（欲出被黃推開）

黃

（拉喜手不放）紅喜，你來吧，（眼裏閃着可怕의 獸慾的光，撲喜）來吧……

喜

二媽！二媽！

黃

你……哎，還叫，你跑不了，來吧！（追喜入內室）

（五更響，天漸漸轉明）

第四場

張

(急上)紅喜！紅喜！(唱淮調)

昨晚上紅喜挨打受了驚，在二更我陪她到了三更，等到夜深人聲靜，安排了紅喜才回房中天明
起來不見她，到處叫她不應！

喜 張

紅喜！紅喜！(下)

(頭髮蓬鬆，衣衫不整，面有淚痕，步履艱難上)

(哭，走出三道門)(唱悲調)

天哪！——

刀殺我來斧砍我，不該還讓糟塌我！自從進了黃家門，想不到今天……，媽生我來疼護我，
生我養我爲什麼，怎麼要臉去見人！這滋味我怎麼嘗！

(白)我，我……(想死，發現角落裏有根繩子，去解繩)爹呀，爹呀！我要跟你去了！(套繩子)

(張二媽上，在門縫裏看見喜)

張

紅喜，紅喜！開門！

喜

(一驚)啊！(繩子從顫抖的手中落下)

張

紅喜，給你二媽開門，快！

喜

(開門)(張進門)(喜撲在張懷中)(二媽啊！)(痛哭)

張

紅喜，你……

喜

我……我……

張（看見繩子）紅喜，你怎麼想起這個？不能，不能……

喜二媽……

張紅喜，你真糊塗呀，爲什麼想到這步路，千萬不能啊！

喜二媽，……我不能見人……

張我明白，這事情只怪我照顧不周到！

喜二媽，我活不了啦……

張唉，紅喜，不要說傻話，事情到了這一步說什麼也要活着，紅喜，你還年青有指望，有你二媽，以後跟你二媽一塊兒過！

（攙起喜，給她拭淚）

張不要哭啦，跟我歇歇去吧！

（大升上）

升紅喜，紅喜！——唉！紅喜你在這兒！昨天晚上你闖下了亂子，老太太要你快去吧！

喜（驚）……

張你子去吧！

喜二媽……（抱住張不放）

張紅喜，二媽陪你一塊去。（三人下）

第三幕

第一場

黃 (八個月以後，黃母房內)
(黃世仁上，穆拿喜帖上，大升提茶壺等物上，張從裏間抱彩色綢緞上，黃母端品茶上)
(楊柳青調)

九月桂花滿院香，

衆 (同時合唱) 滿院香，

黃 (唱) 籌辦那喜事全家忙，

衆 (同時合唱) 全家忙。

穆 楊柳青兒

母、黃 上房忙，啣！

升、穆 下房忙，松，哎哎唷，

衆 (合唱) 喜洋洋！

穆 (白) 爲了給大少爺辦喜事，家裏上上下下大大小小那一個不喜歡！

(張與升把綢緞扯開，母黃等評看，愉快地)

母 (楊柳青調) 新衣服新被縫的快，

衆 (同時唱) 縫的快，

母 紅綢綠緞萬花開，

衆 (同時唱) 萬花開，

穆 楊柳青兒

母 (唱) 送喜帖，囑！

穆 (唱) 快快寫，松，哎哎唷

衆 (合唱) 快快寫！

母 (白) 耿家樓他七表姨家，他舅舅家，……

黃 張文斗先生，孫範奎先生……

穆 唔，唔！

(唱揚柳青調) 寫了一張又一張，

衆 (唱) 到那時候客人來，楊柳青，有男女，囉！有老少，松！哎哎唷，滿堂笑！

母 張二媽，你去看看下房做衣服的做得怎麼樣啦？

張 是，老太太！

母 大升，看看酒席預備的怎麼樣啦？

升 是，老太太！

母 老穆，上上下下勤催着點！

穆 是，老太太！

母 世仁，扶我到佛堂去！

黃 是，媽。

穆 還有個幾天呢，看大少爺笑的連嘴也合不住啦！

衆 (合唱小開口)

九月裏來桂花滿院香，籌辦喜事全家忙，單等着好日子到眼前，單等着吹吹打打迎新娘。

(衆下，只留下穆仁智)

穆 (出門欲下，一看) 瞧，她來了……哈，(又進門，偷看)

第二場

喜 (喜提木桶上，懷孕已八個月，行動不便，形容憔悴)
(唱淮調)

自那以後七個月，壓折的樹枝石頭底下活，忍辱怕羞眼含淚，身子難受不能說！事到如今無路走，只有指望他……過日月……

(進門，看喜帖)要辦喜事了，大少爺，他……

穆 紅喜，做什麼來啦？

喜 給老太太送熱水。

穆 唔，看你高興的，你知道我幹什麼來？

喜 誰知道你……

穆 哈你看這(舉起喜帖)這是什麼？

喜 什麼？

穆 喜帖，辦喜事，忙喜事啦嘛，從這幾天起上房下房都忙着預備，你還不知道，這下子你呀……

喜 ……

穆 你可該快活吧，該高興了吧，該喜歡了吧，哈，紅喜，你等着吧！(下)

喜 (低頭)……說我該高興(看穆下去後，半響)唔……要辦喜事啦……(黃世仁上)

喜 (見黃)唔，你……

黃 紅喜……

喜 你……你停下我向你問話。

黃 哎，哎……我有事……（拿喜帖欲走）

喜 （攔他）我問你……

黃 好……（只得停下）

喜 你也該知道我……身子，……一天一天大啦，叫我怎麼辦呀！……

黃 唔……

喜 人家都笑我……罵我……我想死也死不了……

黃 唔……（欲走）

喜 （哭）你可憐可憐我呀，你……

黃 （制止她哭）你怎麼哭起來啦，哎，你不要這樣子……告訴你，日子也就快到了，你放心，這幾天

喜 我正籌辦，你不要急……（下）

喜 日子也快到啦！……怎麼回事！……

喜 （張二媽拿衣料上）

喜 二媽……

張 紅喜，你在這兒！

喜 我給老太太送熱水，二媽，你做什麼？

張 給新媳婦縫件衣裳。

喜 二媽，要辦喜事了？

張 走，我們家房裏說。

喜 （張與喜走出二道門外）

張 你也知道那日子眼看着就要到了。

喜 我知道，二媽。

張 你也該明白。

喜 我明白，身子七個月了，有什麼法子呢！

張 紅喜，你說什麼？

喜 我說，剛才大少爺說，他要娶我，事情都到了這一步了，有什麼法子……

張 啊！紅喜，你在說夢話啊！

喜 你說什麼？二媽。

張 唉，你二媽萬萬想不到你是這樣想的，紅喜！啊，伢子，你想錯了！

喜 （唱淮調）叫聲紅喜優伢子，人家娶的不是你，城內趙家大閨女，門當戶對有錢又有勢。

張 啊！（衣料從手中落下）

喜 優伢子，一時糊塗啊，你想想，人家眼怎麼會看得見我們這些使喚丫頭的！

張 喜……

喜 我原打算小孩子生下來給我，我給你養活，有一天出了他黃家門，自己找個人家過日子……人家娶

張 親的事我沒有早給你說，誰知道你……紅喜，優伢子呀……

喜 （大聲地）二媽，這事我明白了，二媽。……

張 孩子，真明白啦就好。

喜 我……（起身欲衝出）

張 （後台叫，『二媽，老太太叫你呢！』）

喜 唔，——他們叫我了，我先去看看！（下）

張 （喜出門，下）

第三場

【A】

（在院子裏，喜與黃碰頭）

喜 （憤恨地）大少爺！

黃 (一驚) 紅喜，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？！

喜 (逼進) 大少爺，你……

黃 哎，哎，紅喜，快回去吧，在院子裏給人看見了不好看。

喜 (激動地) 黃世仁！……

黃 怎麼啦，你是……

喜 ……三十晚上逼死我爹，你們初一把我拉到你家，自進了你家門，你們把我不當人，把我，到腳底下，你媽打、罵、(更逼進) 你！你又把我糟蹋！

黃 紅喜，你怎麼說起這個來啦！

喜 (又上前) 我有身子七個月了(去撕他)

黃 (躲開) 你這是幹什麼？快回去！

喜 (拉着他不放) 今個我明白啦，你害死我爹，又害我！

黃 (急了) 大升，大升！

喜 (叫出來) 你害了我呀，我……

黃 (一怒用腳踢倒紅喜) 這死傢伙瘋了！(急下)

喜 (爬起來) 我……我給你們拚啦！(追下)

【B】

黃 (黃世仁急上，走過幾道門，轉幾道彎，進黃母房內)

黃 媽，媽！(母上)

母 世仁你做什麼來啦？

黃 媽，怪我不好，沒有管住紅喜，到這會了，她鬧出來了！

母 怎麼鬧出來了？

黃 媽，你看到還會客人都來了，唉，媽，請你老人家辦吧！

母 哼！死了頭，想死了，（對黃）你讓開，不要鬧出風聲去，去叫老穆來！（黃下）
母 （氣兇兇地，拿出鞭子，繩子，預備着）

（喜急上）

喜 是你們害了我啊！（進門）

母 死了頭，做什麼？瘋了！給我跪下！

喜 你！（不跪）

母 跪下！

喜 （怒目而視，恨的發抖）（穆仁智上）

母 死了頭，你知罪不知罪？我問你，你的肚子哪裏來的？

喜 ………

母 賤貨！偷人養漢，敗壞我黃家的門風，說，你偷的漢子是那個？那個！是那個？

喜 是……是……是你兒子！……你們害了我！

母 （大怒）什麼！你瘋了！你血口噴人，誣賴我的兒子！你想死了！老穆！把這死了頭綁起來！

喜 （拿繩子綁喜）

母 （掙扎着破口大罵）你們黃家不是人！你們一個一個都黑了心！（喜被綁住）

喜 說！偷的漢子是那個？

母 是你兒子害了我！是你一家人害了我爹又害我，我一輩子也記住你們呀！

喜 （對穆）把她嘴塞住，不要叫她叫喚！

母 你們不是人養的！你們是（嘴被手巾塞住）

喜 老穆，把她關在裏邊套間裏去！

母 （把小喜子推入套間）

喜 把門鎖上！

母 （鎖門）

(後台一片歡樂聲)

(黃世仁土，二媽跟上，在門外窺聽)

黃媽：到這時候了，我想個辦法把她辦了罷，客人都來了，要是鬧出去那就壞了！
世仁，說的對，明個新媳婦就來了，叫人家娘家知道了，可不好辦……老穆，看看門外有人沒有？

……

(穆出門看，張躲開，穆進門，張又窺聽)

黃媽：我看把她賣了吧，賣的遠遠的。

穆：我就把她賣了吧，我辦這件事情。

也。

黃說：辦就辦，今兒晚上人都睡了，老穆連夜把人送走，到了城裏叫他們快把人帶走。

穆：好，我一兩天就回來，賣的錢，給新媳婦買幾雙電光線的襪子回來，哈哈……

(以手示意)(穆與黃下)(母下)

(後台歡鬧聲，二媽進門)

張(忿恨地)哼！殺人不見血，你們！我要救你，……(推裏邊套間門)紅喜……(不應，摸門，門上有鎖)鑰匙……(到老太太床邊偷匙鑰，摸到手，去開鎖)

(大升急上，張機警的收拾桌椅)

張升：二媽，張二媽！(進門)唔，你在這兒，老太太叫你快去，新房裏的枕頭樣子要你改一改，走！
唔！(跟升下)

(後台聲：穆：「老高，看你喝的這個樣子，我到處找你，把倉屋裏的口袋給我找個來，要結實的」。

老高聲：「穆先生，這會兒了你要口袋做什麼？」

穆：「得啦，看你囉囉嚇嚇的！快拿去！」

高：「是！」)

張 (張二媽念上拿着饅頭)

張 (進門，開門，開裏邊套間門) 紅喜！紅喜！

喜 (已昏迷過去，不應)

張 (摸着紅喜) 紅喜！(把她嘴裏的東西拿出來) 紅喜，醒醒，紅喜！

喜 (醒過來) 你……你是誰個？

我 我是你二媽。

喜 啊，二媽，你……

張 伢子，我知道了，他們要害你，你要快走啊！……

喜 啊！……

張 他們殺人不見血啊！他們要把你賣掉，一會兒就來網你走，落到他們手裏就一輩子翻不了身。

喜 二媽，他，他們……

張 (解繩子) 紅喜，快起來，快走，出去逃命去啊伢子！

喜 唔……

張 從後門走，我給你打開門啦，快……

(後台聲：「張二媽，張二媽」)

張 伢子，路要自己走，我不能送你，他們叫我了。

喜 二媽。

張 (給饅) 給你幾個饅頭，跑出去要喝長流水，伢子要記着，記着他們怎麼害你的！

喜 唔，二媽子，我記着……

張 (從頭上取下簪子又從懷裏掏出一個紙包)，這是我積蓄下的幾個錢，你帶上吧，總有一天我們娘兒倆再見面。

喜 (收下，向張下跪) 二媽！
張 伢子，起來，快走吧！

(後台聲：「張二媽，張二媽」)

張 (扶喜出門) 這邊走！(喜下)

(張由另一方下，後台哨吶聲起)

【D】

黃 (黃世仁，穆仁智，拿着口袋和繩子)
(進套間門) 些麼？紅喜呢？紅喜怎麼不見了？(出，向穆) 紅喜跑了！後面的窗子打開了，她從

窗戶跑走了！

穆 大老爺，她跑不遠，我們追上去！

黃 對，追上把她勒死，擦到河裏去免除後患！
穆 她不敢從前面走，咱們從後門追出去！

(兩人下)(哨吶聲)

第四場

【A】

喜 (喜兒從後門逃出，天上有星光)
(白，如詩的朗誦，急促、強烈)

他們要殺我，他們要害我，

我逃出虎口，我逃出狼窩！

媽生我，爹養我，

生我養我，我要活！

（跑下）

（黃世仁、穆仁智從後門追出）

黃 老穆，快追！

穆 唔！

順着這條路追下去，前邊是河，她跑不了，快！

（兩人追下）

【B】

（小喜子跑上）

喜 （白，如詩的朗誦，稍慢、憤激）

向前走，不回頭，

我有冤呀，我有仇！

他們害死了我的爹又害我，

爛了骨頭我也記住這冤仇！

（前面河水聲）（焦急不安）

耳聽見流水嘩啦啦的響，

面前一條大河閃星光，

大河流水向東去，

看不見路呀，我走向哪裏！

（聽見背後有人追來，躲到一叢蘆葦裏去）

（黃、穆追上）

黃 看見了沒有？

沒有！

穆黃穆

前面河水嘩啦啦流，

穆黃穆

這個邊山陡，沒有路，

穆黃穆

一個小小丫頭她往哪裏走？

穆黃穆

牠走不了，大少爺。

穆黃穆

（兩人在河邊尋索，穆找到紅喜遺落的一隻鞋子）

穆黃穆

大少爺你看這是紅喜的鞋子吧？

穆黃穆

（看鞋）呃，是她的鞋子。

穆黃穆

（看河水想了一想）那麼她是跳河死了？

穆黃穆

嗚，我也怕是跳了河了。——老穆，那我們回去吧。以後有人問起就說她偷了我家的東西跑了。

穆黃穆

對。（二人下）

喜

（從蘆葦中爬出）

喜

（白，如詩的朗誦，稍快，強烈激憤）

喜

想要逼死我，瞎了你眼窩，

喜

舀不乾的水，撲不滅的火！

喜

我不死，我要活，

喜

要報仇，我要活！

喜

第四幕

第一場

（三個月以後山洞中，一塊大石頭上面堆着茅草，破布，裏面裹着小喜子進洞後生下的伢子，伢子因為冷和餓，哭着，小喜子穿着她逃出黃家時穿的衣服，但已破爛不堪，還落了一層雪，畏畏縮縮的自洞外歸）

喜
（唱悲調）

大風大雪陣陣緊，十冬臘月凍死人，遍山野找不到野果草根，冷又餓兩手空回轉洞來。

（孩子哭）

（白）不要哭了，這個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，自打進洞來有三個月了，那些日子還能找些窩頭瓜果山藥果子燒了吃，這會十冬臘月大雪天，這座山我都走遍了，連點酸棗草根都找不到，我也是四五天沒吃東西了，那裏還有奶喂你……

唉，還是弄點雪來化開水吃吧，……連一把草也沒有……

（拿起打火刀打火，從石桌上抓一小把草來引着，半晌，孩子哭聲不斷）

……唉，草都燒完了，雪也沒有化開，這你怎麼能吃呢！

（孩子哭，小喜子無可奈何，把未燒完的雪含口中，一口一口的喂孩子，孩子不能滿足，哭聲益烈）……下山吧，……要是遇到別人，再落到黃家手裏那就沒命了……我去找王大媽去，……不行，他們知道我有了這個伢子，我沒有臉再見他們，……（轉向孩）孽種，你！……不行，不行，我沒有臉去見他們，我們就死在這塊吧！……（孩子聲嘶力竭的哭，喜下了決心似的）我，我硬一着頭皮去找王大媽去，就當是個要飯的，也跟她要口吃的……（欲下又回）我怎麼還有臉？！哎！（下）

第二場

喜

(唱悲調)

出了洞來下了山，山高路遠步步難，風雪茫茫似虎狼，看不見莊子在那塊！

(近處鐘聲)

(白)唔，奶奶廟裏敲鐘，有人燒香上供，別叫人看見了……前面就是村子……這好像是王大媽的家，(聽)裏面在講話，我聽聽他們說什麼……(躲在台口)

(二道幕開，現出王大媽的家王與趙大爺對面坐，大春蹲在一旁)

今年這個年，還不如往常了，我蒸上幾個豬頭饅頭，你大爺，你趁熱吃上兩個(給趙饅頭)

(在門外聽到了吃饅頭，忍不住飢寒，喃喃自語)饅頭……饅頭……(躊躇地拍門)大媽，大媽，

我……

媽

(聽見了拍門聲，向春)大春，你去看看，外面像有人叫門。

(春去開門，喜兒聽到大春來開門，心中一驚，原先下的決心又動搖了，她本能地退到了一旁，隱蔽起來)

春

(開門見沒人，又把門關上，轉回)沒有什麼，是風刮的。

趙

(小喜子又起來靠門上竊聽)

(吃了兩口饅頭)唉！——今個，我到老楊墳上給他送了些紙錢——老楊死了整一年了，小喜子還

媽

楊大爺活着的時候，還說把小喜子許把我大春，誰知道伢子到了黃家，有了身子，尋了短見……

趙

小喜子這孩子性子烈，死的有骨氣。

春

這也是叫人逼的沒有法子了嗎！

(二道幕落)

喜 他們說我死了，還說我死的有骨氣，我怎麼還活着，我怎麼還有臉見人，我有了這孽種，唉——

(唱悲調)

小喜子我成了什麼人，有什麼臉面見他們，

(白)我是一個罪人哪！

(接唱)我對不起死了的爹，也對不起大媽大爺，就是凍死我餓死我，也不能把這門來進！

(白)我到哪裏去啊？！我今天成了這個樣子，我怎麼還能活着，怎麼還有臉見人，不如跳崖死了倒也乾淨……啊，不，我有了那個孽種，黃家的那個孽種，我要掐死他，再擗上他到黃家大門口去上吊，我叫黃家也不能安生，我死了變成鬼也要報這個仇恨……我要掐死他！（奔下）

第三場

喜

(唱悲調)

(山洞中，喜兒從山洞外衝入，凝視草堆裏的孩子)

千重冤呀萬重仇，一件一件記心頭！黃世仁黃世仁，活活逼死我的爹，年初一又把我拉走，多少回打來多少回罵，又把我身子來糟蹋！那一天暗算把我賣，二媽救我逃出來，山洞裏受冷又受餓，受苦受罪對誰說？！因為有了你這孽種！人人把我不當人，笑我罵我不理我

(白)我不能活！我不能活！都是你們黃家害了我，都是你，都是你這黃家的孽種害了我，我……孽種，你……(瘋狂地衝到孩子跟前，伸手去掐他，孩子忽然哭了起來，哭聲喚醒了小喜子母性的感情，伸出的手再摺不下去了，像大夢初醒似的，俯首在孩子身上痛哭)

兒子啊——(唱悲調)

娘兒倆死活一條命，不該對孩子下狠心，要把孩子養成人，總有一天報仇恨！

（孩子哭）

（白）餓子餓的實在不行了……唔，剛才在山底下，聽到奶奶廟裏敲鐘，這會兒燒香上供的人該走了，供獻該還在，我去偷來給餓子吃。

第五幕

第一場

(三年以後，秋天，天色將晚，村邊大路上)

(穆仁智帶燈籠、雨傘上)

(天將大雨，烏雲密佈)

(唱梨膏糖調)

穆

日頭落山天色晚，一片烏雲遮滿天；大少爺有事進城去，到了這會兒不見回還，老太太就心出了事，叫我接他快回還。

(白)自從大少爺娶親到現在兩三年了，這幾年年月不太平，前兩個月聽說東洋鬼子在蘆溝橋那兒打起來了，不幾天聽說到了保定，保不準幾天就打到我們這兒，大少爺爲這事到城裏老丈人家打聽信去啦，原說定今天回家，怎麼到這回還不回來！(往前邊走邊看)咳，近年莊上又鬧什麼白毛仙姑，白毛鬼，東洋鬼子也快要打過來啦，我看這世道是要變了……

(看前邊)……怎麼還看不見……(走下)

(黃世仁急走上，大升跟後)

黃

(唱淮調)

前幾天我起身去縣城，到鎮上就聽見壤風聲，日本鬼已把縣城佔，今天我急忙回家中。

(內聲：「大少爺，大少爺」穆上)

穆

啊，是老穆！

大少爺，你回來啦，我迎你迎出來五六里路，怎麼樣，大少爺？

我沒有到城裏，到鎮上就聽說鬼子佔了縣城了。

穆

(一驚)怎麼？打到城裏了？

黃 鬼子殺人放火，岳父他們一家來不及逃也落在他們手裏。

穆 真的？這……這怎麼辦？

黃 哎，不久鬼子也會打到我們這裏來……

穆 哎呀！

黃 老穆，快回去！

穆 走（衆走，雷聲響起）

穆 大少爺，雷暴雨要來啦！（給黃雨傘）

（黃接傘）（雷聲，閃電，大雨落下）

穆 下啦！下啦！

黃 快走！

穆 大少爺，不行，前面找個地方躲躲雨……

（三人同下）

喜 （小喜子上，驚怕，行步困難，抱瓜果，兩三年來的山洞生活使她頭髮變成灰白，披在兩肩，赤腳，身披廟裏的紅綠布條，破爛不堪）

喜 （唱淮調）

下山收些瓜和果，忽然起了雷暴雨，山高路滑回不了洞，奶奶廟裏躲一躲。

（瓜果落下又拾起）

（白）不見太陽的日子苦熬了三年啦，今天晚上我出洞來找些稻頭瓜果，再到奶奶廟去拿供獻藏起來好過冬（一陣急雷，喜驚怕躲在石坡底下）

（唱淮調）

划閃撕開了黑雲頭，響雷劈開了天河口，頂着風雨向前走，奶奶廟不遠在前頭。

（走下）

（黃、穆、大升急上）

穆 大少爺，到了奶奶廟啦，裏頭躲躲雨吧！

黃 這裏……（一陣響雷大雨）

（三人進門，進正殿）

穆 這供又上上啦，自那年白毛仙姑顯靈，香火就不斷……

升 白毛仙姑還沒有把供收走！

黃 多給他上些供，求他老人家保佑保佑。

（一面禱告，都有些神祕之感，廟外雷雨）

（三人不安，欲走又不能）

（喜從廟外闖入）

三人 （大驚）啊！！……（擠在一起）

喜 （發覺有人，一怔）……（一道閃光）

三人 （看見喜的形狀）啊呀！（向廟門擠去欲走出去）

喜 （出其不意的發現有人，害怕、欲走）……

（喜與黃等三人相對，電光又一閃，看出了是黃等，也是一驚）

喜 （恨從心起，抓桌上供獻擲黃等）你們……

三人 （鼓起力暈，衝出門去）哎呀！鬼，鬼！……

喜 你們……哼！（追上兩步，不見人）

三人 鬼，鬼！（驚叫着跑下）

喜 啊！說我是鬼，我……（看自己）我這樣子是不像人啦！啊，你們把我逼成這樣子，你們還說我是

鬼！

（唱悲調）

我（是）被人糟塌的小喜子，我是人來我是人。自進了山洞三年多，受苦受罪咬牙過。白天不出來怕見人，黑夜裏跑出來怕狼咬我。穿的是破布爛草遮不住身，吃的是廟裏供獻山上野果。

我身上發了白，……我也是人生父母養，如今變成這樣！這都是黃世仁逼成的。

（白、沉痛，訴說地，慢）

你……你們還說我是鬼！

好，我就是鬼！

我是屈死的鬼，我是冤死的鬼，

我是不死的鬼！

我要撕你們，我要掐你們，

我要去咬你們！

啊！！

（狂奔而下，大雷大雨）



第二場

趙

（次日傍晚，趙老漢，大鎖，虎子在村外大路上乘涼）

（唱老淮調）

平地裏起了一陣風，世道大變不安生，荒亂年月人心不定，單等大春帶回確信。

（大家在大樹四周，隨意找個地方蹲着）

（趙抽起烟，顧左右虎鎖）

大春到城裏打聽消息，去了一天，怎麼還不回來？

虎鎖 不要是碰上……

趙 沒有那麼快吧！

世道是要變了，日本鬼子要打來了，莊上又鬧鬼，這日子怎麼過法！

（張二媽上）

張 唔，你們在這裏，看見我家小大子沒有？

虎鎖 張二媽，他還在場上呢。

張 天這麼晚還不去，真急死人！（看遠處）昨天晚上出了一件事你們聽說沒有？

虎鎖 是不是出鬼……

張 你聽我說……我小大子今個一早到黃家去給他割草喂牲口，聽說昨天晚上黃世仁從城裏回來，走到奶

虎鎖 廟躲躲雨，就遇上鬼咧！

衆 真的！

張 真的嘛？把黃世仁吓病了……從我離開他家這幾年，想不到他也碰上這一回，活閻王叫鬼吓壞

了！

趙 黃家造的孽可不少啦！到這會氣數盡了，鬼魅步來纏他了。

張 聽說日本鬼子佔了縣城，這一帶又要打仗了。

衆 怎麼，佔了縣城啦！

張 這怎麼辦！

趙 叫大春打聽消息去了，還沒回來。

虎 （一直在向村外張望）哎，大春回來了！

衆 （天漸漸黑，大春匆匆上）

大春！

春 你們在這裏！事情不好啦！

衆 什麼事？

春 （唱小開口）

衆 日本鬼子佔了縣城，中央軍敗退如潮湧，縣長逃來局長溜，只留下老百姓沒路走！

春 （白）哎呀，只留下老百姓把災難受！

春 （唱小開口）鎮上來了亂雜兵，吆喝打罵亂搶人，聽說是鬼子出了城，殺人放火又姦淫。

衆 （白）哎呀，老百姓受難沒人問！

春 我倒聽說打西邊開來了一股隊伍專打日本，一夜能走二百里，真是天兵天將，在平型關打了一仗，

打死好幾千鬼子兵！

衆 那是什麼隊伍？

春 聽說叫個八……八路軍。

衆 （如同聲）八路軍！

春 聽說對老百姓很和氣，就是從前的紅軍。

趙 紅軍倒聽說過。

虎 看，你們看！一股隊伍從南山上下來了！

張 是不是鬼子來了？

（衆立起看）

趙 不是鬼子，是中國軍隊！

衆 是敗兵吧？

趙 整整齊齊的，打南往北開的，不像是敗兵，人真不少！

春 是往北開的！

張 來近啦，快躲起來吧！

（衆人躲起）

（半响，音樂聲起，奏「三大紀律」曲）

（音樂聲由弱而強）

（衆又悄悄走出，躲在樹後窺看）

衆 （悄悄地）哎呀……這麼多！……聽不見一點動靜……往北開的。

（拾從莊外入）

春 你剛才看見……

拴 （悄悄的）我剛才在田裏，看見一股隊伍從南山上下來了，我就躲起來了，這隊伍真奇怪，整整齊

齊的，都是青年小伙子，戴了大草帽，穿着淺鞋幫的鞋，每人手臂上還有個「八字」。

八字？

春 該是不八路軍吧！

（衆趨村口，往有歌聲處張望）

（音樂聲大作）

（八路軍進行曲）

第六幕

第一場

(時：一九四三年二月中旬某日中午)

(地：村頭樹下，樹上掛有識字牌，上寫『抗日』兩字，樹上貼『土地改革』『加緊春耕』等標語)(幕啓。鎗持紅纓槍上)

鎗

(唱淮調)

抗戰抗了好幾年，日子過得好艱難，老百姓受熬煎吃糠嚙菜。新政權把人民生活改善，定下法令辦土改，只有我們莊子上，狼心地主黃世仁，沒人敢同他去鬥爭，土改的事情沒辦成，他反造謠言吓唬人。

(白)自從正月起，就說要辦土地改革，人倒是自己入啦，區上助理員也來啦，大春領着到黃世仁家裏去了一趟，還是沒鬥成，就再鬥不起來了。哼！人心不齊，助理員也回區上了，王大春也到區上去了一趟，說是區上還要來人、這五六天啦，怎麼還不來？

(瞭望村口)

(虎子背鋤，陳老漢背囊筐自村中出)

陳

(唱淮調)

一年到頭忙又忙，一滴汗澆出一顆糧，

虎升(接唱)到頭來裝滿了財主倉房，

虎、陳(合唱)命註定窮人餓肚腸。

大鎗今個中上是你的崗。

(鎗回頭看見他們)



（農甲乙，李拴扛鋤子頭從村中出）

唔，土地改革還沒辦好，你們倒忙起來啦！

陳 有什麼法子，田沒有分好，不能把田荒了啊！種上些再說，苦苦還有口吃的。

銷 祇怪是大家心不齊，不起來門爭！

衆 不門爭，誰……

拴 大鎖，不是這麼說！（唱淮調）

不是大家不門爭，

衆 （接唱）就怕八路登不長！

虎 （接唱）區上的助理員也沒主意，

衆 （接唱）受窮受苦命不通！

鎖 你們一說就是命，命了多少年啦，人家張家村、王家村怎麼都分了田了？……

拴 哎，大鎖（唱淮調）

我村那能比別村，我村地主是黃世仁，人家地多財又廣，憑什麼我能惹得起人！

鎖 惹不起我就不信！

衆 哎，（唱淮調）

富有富命窮該窮，自古窮富有天定，白毛仙姑有靈應，他老人家有眼還看不清！

鎖 白毛仙姑是個仙家，又不是正神，他管着你什麼命不命！……

拴、虎 不敢這麼亂說……

（張二媽送飯回來）

張 啊，你們在這兒爭什麼事？

鎖 二媽，你來說說吧，他們都說，不敢分黃世仁家田是因為他命大，我們命不行。

張 黃世仁的命大！他也真該遭天打五雷轟了，他把我們坑死啦！別處都改了革，他還不改，只是天老爺不睜眼，有什麼辦法？

鎮 我就不信，我們現在是民主政府，咱們在這兒鬥不過他，就同他鬥到區里，區里不行鬥到縣裏，縣裏不行還有專署，還有邊區政府，他兇還兇得過日鬼子？

（有人從村外上，衆人注意）

（區長、區農會主任上）

衆 （招呼）區長，農會主任，你們來啦！

區、農 老鄉們，大家在這裏啦！

鎮 區長，農會主任親自下來啦，這會可好說啦！

農 怎麼樣？是不是土改的問題？

拴 是嗎，大家正議論着哩。

區 對，我們大家坐下來談談，現在這個土改辦的怎麼樣啦？

（說着找個地方坐下，衆人圍着他）

鎮 助理員回區上該報告給你了把！上同村農會主任王大春帶着大家到黃世仁家去了一趟，給碰回來了，就再沒攪成。

農民某 人家說啦，世道還不曉得怎樣呢！那個的天下還沒有定，人家還說叫我們憑良心想一想，幾輩子啦，都靠人家地養活的，這會又叫人家把田分把大家，良心上也說不過……

鎮 良心上說不過，他那樣欺負人家，良心上就說得過啦！哼！黃世仁有鬼啦！

農民某 他家裏還有私造的出八九進十一的斗！

拴 就是那斗坑我們幾輩子啦！

張 啊，他還逼死佃戶，糟塌人家的閨娘……

農 這事也聽說過，到底是什麼時候的事？

張 這是六七年的事了，就是楊白勞家嘛！一家人都死光了，村裏那個不知道。

區 對，看他還有些什麼壞事，我們大家都說出來。

陳（在一邊不滿意的咕噥）說出來又有個什麼用，窮嘛，命中註定的，還是修修來世，在白毛仙姑跟前多燒幾柱香。

鎖 哎，——又來啦，對，區長，才將我們跟他們爭的着，他們老說翻不了身，是我們命不好，人家命大。

陳 區長，我這人老實，說幾句老實話，可別見怪，誰不想少交上兩顆租，多吃上幾口，不過自古以來窮富自有天定，你看白毛仙姑可靈應吧，要不是黃家命裏該富，白毛仙姑也不能讓他，人家氣數沒盡嘛，我們鬥爭有什麼用！

虎 是嘛，白毛仙姑都不管，我們還惹的起！也不要說我們村上就是落後，大家不敢鬥爭，哪一回去的時候心裏還不都是滿有勁的。到了人家那裏就不是那個勁啦。——命定的，沒辦法！

（羣衆中有些人響應他的話）

鎖 命，光說是命！……

區 這白毛仙姑，我也聽說過，它到底是怎麼樣個靈法？

陳 仙姑真是靈得很，有求必應！

農民某 白天上的供，夜裏就收去了！

虎 他老人家還顯過靈……

某農民 是啊，在黃世仁跟前顯過靈，黃世仁還嚇出病啦！

農 你們那個親眼見過？

陳 我不是就見過！去年……

區、農（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）唔！

鎖 那白毛仙姑的事是真的，說那個又有什麼用！區長，你給我們說說這土改的事到底怎麼辦？

拴、張 對啦，區長，這土地改革到底能改得成吧？

（區、農立起，大家多立起）

區 老鄉們，聽我說，我們這土地改革一定要辦，老鄉們都放寬心，

不要怕財主，也不要說什麼命！只要我們齊心鬥爭，田一定分得成。

捨等 只要分到田，我也不怕鬥爭，就怕沒人給我們作主。

區 我們政府法令一定執行，田要分，一定要每個老百姓都有吃有穿。

春 （在內喊）大鎮，區長主任來了沒有？（與趙上）

趙 區長、農會主任都來了。

農 對。（對衆）老鄉們，讓我們談談，再給大家回信。

衆 對。

某 天不早啦，下田去吧！（衆陸續散）

張 就盼着能把區分了，大伙鬆一口氣！（下）

趙 助理員回區里，大春又去了一趟；你們大概都知道了吧？

農 知道了，剛才李拴說白毛仙姑給黃世仁託夢，說八路軍登不長，中央軍就要來，這簡直是假造謠言

破壞我們。

區 你們看怎麼辦？

趙 黃世仁又鬧明分暗不分，大家心不齊，又迷信，發動不起來。

春 區長，你看怎麼樣？

區 以我看這白毛仙姑，說不定是黃家攪的鬼，所以要把白毛仙姑事情弄清楚。

春、趙 嘿——

區 （對趙）你不是說，羣衆迷信，齊不起心來，這麼一來把這事弄清楚了把羣衆迷信落後心理都打破

了，就可以發動起來了。

春、趙 嘿——

農 最近有漢奸特務借鬼門鬼神迷信來破壞我們，要是把這弄清楚了，就可以把羣衆發動起來。

區 你們看怎麼樣？

趙 對，先就這麼辦着看吧！

農 那這事不能拖了，不能走漏風聲，奶奶廟是什麼時候上供？

趙 初一、十五。

區 今個十三啦，那正好，明天我們仔仔細細調查材料察看地形，後天就去捉。

農 不，我看還是我去，我地方熟，好辦事，你在村上照顧着……

區 那也好，需要帶幾個可靠的人去。

春 我跟主任去。

趙 對，就這樣辦。

區 我們馬上就準備起來。

農 對，我們馬上再搜集一些材料。

第五場

【A】

（兩天以後，奶奶廟內供桌上擺了供獻）

（二更鼓響）

（農會主任，大春，大鎖各持武器上，在廟內看了看）

農 大家一定要沉住氣，等那傢伙來了，先別動，他走時跟住他，看他的老窩在什麼地方！

春、鎖 對！

農 看天快三更了，要來也快啦，我們埋伏在廟外邊，有什麼事好照應。（到廟外）

鎖 你們倆在那邊，我在這邊。

（兩邊埋伏，三更鼓響）（小喜子慢慢上，形容憔悴，衰弱無力，但是眼睛裏却閃着長久在黑

暗裏鍛鍊出來敏銳的。在廟外看了一下四面無人，聽聽廟內也無人，摸進廟去，走到供桌前，看見供獻放下了心，（取供獻）

（出廟門，四處看，匆匆下）

農（做手勢）快，跟上去！（三人急跟下）

〔B〕

（山坡上，喜疲倦地上）

喜實在餓的我心裏發慌……（發現後面有聲音）那是什麼？別又碰見狼了！啊……三個人！他們追來了！（奔下）

（三人跟上）

農他剛才在這塊憩着。

春看那樣子，像是個女人。

鎖不要是個要飯的……

農快，先跟上去。

（三人跟下）

〔C〕

（小喜子勉強支撐着，歪歪斜斜地跑上，回頭看了看，過了條窄路進洞去）

（三人上）

鎖怎麼不見啦？

春看那邊好像是個山洞（三人過窄路去）

（洞裏傳出孩子哭聲）

春聽，好像小孩子哭！

農（一手持槍，一手扶洞壁入）黑得很，點上火把！

（春鎖扯了一把枯草點着入）

喜 孩子，（山洞內，喜衝入，抱起石台上躺着的孩子，打算藏起，但無處可藏）
孩子，孩子，黃世仁找到我們山洞裏來啦！（孩子受了母親的感染，哇地哭了起來）

（三人衝入山洞，火把照定了各處）

農 （舉槍向喜）不准動！你是什麼人！……

喜 （無路可走，仇恨從心裏燃燒到眼上）

鎖 快說，你是什麼人！

喜 你們，你們黃世仁家還沒有害够我！你們逼死我爹，又把我逼成這個樣子，你們說我死啦，說我是

喜 鬼，你們還想怎麼樣！你們……

春 你，……你是黃家什麼人？

喜 你們還問我！我跟你們……（在火光下看出了這個熟悉的面孔，又記起了他的聲音）你，大春，……

喜 ……你們也來害我了！（在這樣的刺激下，昏倒在地，孩子兩隻小手緊緊的抱住母親叫「媽！媽！」）

春 （愕然）啊。她是小喜子！

鎖 （對春）什麼？她是小喜子？

農 她就是被黃家逼死的小喜子？

春 （不答話，從鎖手中拿過火，走到小喜子身邊，掀起白髮看到了熟悉的面孔）就是小喜子，小喜子

（扶她坐起，孩子伏在母親懷裏嚇得不作聲，鎖也走過來）

鎖 小喜子，小喜子！

農 （小喜子逐漸的甦醒過來，但她由於過度的激動疲勞，她沉默了，同時從大春對她的態度中感到安

全，無力地靠在大春的手臂上。）

（看清了這些情形）大鎖，你先快到村子上給區長和村長報個信，說事情弄清楚了，叫人把黃世仁

農 監視起來，叫區長寫信叫縣上派人下來。

鎖對！（下）

（這些話，小喜子聽了半懂不懂，但她覺到他們是好人）

（農會主任也過來看喜，大春脫下棉衣給喜披上）

春 小喜子，我們是來救你回去的。

（唱淮調）

太陽出來光芒萬丈，太陽出來光芒萬丈，太陽擋走了寒冷，太陽劃開了黑暗，天上地下都照遍，天上地下都照遍，照見了野洞和深山，我們的小喜子那兒去了。離開我們三四年！我們要把荒山踏破，我們要把野洞劈開，我們要把喜兒救出來，鄉親們同志們莫流淚！舊社會把人變成鬼，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，救出了苦難的好姐妹。新社會把鬼變成成人，救出了我們的好姊妹。

（五更鼓響，雞鳴）

「D」

（天漸亮，鎖引着區長、老趙、王大媽、張二媽等人上）

衆人 小喜子在哪裏？……在哪裏啦？……那邊山上！

鎖 就在那邊……哎，看主任和大春帶着小喜子來啦！

衆 小喜子來啦！（迎上去）

（大春拉着喜，農會主任抱着孩子上）

（大家已看見小喜子的樣子，剛才愉快的情緒被壓倒了）

（半響，大媽走向小喜子）

小喜子！

（走上來）小喜子！

趙張媽 小喜子！

（小喜子完全爲這種突如其來的不了解的情況所凝滯了，但他對這些一向愛她的人是熟悉的，

她覺得自己又回到人的懷抱裏！

喜大爺……張二媽……大媽！……

（她倒在大媽懷裏滿腔的委屈都傾洩在失聲的痛哭中）

（大家都忍不住落淚）

（大媽二媽整理了小喜子的頭髮）

區長 鄉親們，別難過了，今天我們把小喜子救出來就好了，明天我們開大會鬥爭黃世仁給小喜子報仇，出這口氣，現在快回去吧，好讓喜兒憩着。

（大家沉重、沉默地下）

第二場

【A】

（第二天下午，在黃家大門口召開了鬥爭會）

（鑼聲，有人喊：『開會了，在黃家大門口開會！』）（幕後歌聲第一曲）

千年的仇要報，

萬年的冤要伸，

逼成鬼的喜兒，

今天變成鬼！

壓死人的租要減，

長交的糧要盤，

永輩子的受苦人，

今天要把身翻！

(第二曲)

你吸了我們多少血！

你吸了我們多少汗！

你逼了我們多少糧！

你坑了我們多少錢！

你害了我們多少人！

你欺騙我們多少年！

今天要給你把賬算！

要給你把老賬算！

(歌聲反覆進行，小喜子，王大媽，張二媽上)

(喜已穿上整齊的衣服，灰白的頭髮，剪短了，罩了一塊手巾，臉還是蒼白，身體衰弱)

媽聽，開會半天啦！

(開會的聲音使小喜子感到生疏的興奮)

張小喜子，到了會上不要怕，把你的苦處冤枉通通說出來，今個是我們說話的日子啦！

農民張(十)二媽，開會半天啦，會上把黃世仁什麼都挖出來啦，這傢伙死頑固不肯承認，區長叫你們快去。

(四人下場，歌聲又響起來……)

【B】

(二道幕開，現出開會的會場，一面擺了一對桌子算主席台，區長、農會主任、老趙、黃世仁都在那邊，穆仁智蹲在一角，兩邊是無數的農民羣衆)(黃世仁剛發過言，跟着來了羣衆的質問)

衆 拴 (白)爲什麼你明分暗不分？

(白)爲什麼你明分暗不分？

鎖 (白) 爲什麼你背地造謠言？

衆 (白) 爲什麼你背地造謠言？

鎖 (白) 逼死人，你倒不發言？

衆 (在羣衆聲中黃要求發言)

衆 (白) 幾顆租子幾個錢，

你造孽大如天！

農 (對黃) 你對大家說！

黃……你們這當中，有的不是分到田了，你們爲什麼還說我造謠言，又爲什麼說我害死人呢！

趙 你給誰分過了？

衆 你給誰分過了？

農婦某 黃世仁，那年發大水，明明擋不住，你硬叫我男人去修壩，眼看着大水把他沖走了，這個我

輩子也忘不了！

陳老漢 過年時我兒子給你交租，晚上去了一回，你把我兒子的腿打折了，到現在還殘廢着……

虎 我還不起賬，你把我的地霸佔了！

農民某 白毛仙姑不是你造的謠言？

鎖 楊白勞不是你害死的？

衆 說，說……

(黃支吾)

鎖 農會主任，不要跟他說了，我去叫小喜子去！

(正欲下，農民某領喜、媽、張等人上)

農 不用去了，小喜子來了！

衆 (白) 我們要給喜兒報仇！

我們要給喜兒伸冤！

黃區衆

……
那在這個供上按個手印吧！
快按！
按！

衆區

（穆黃按手印）
槍斃黃世仁！刀砍黃世仁！
話！對，父老們，我們已經把事情弄清楚了，我們一定按照政府法令處理！現在縣政府賀秘書給大家請

賀

（衆拍手歡迎）
父老們，今天這個會就是我們新社會老百姓審判壞人的會，大家判的很對，我代表政府完全同意大
上家對絕不能允許，這是一種蓄性的行爲，他是一個惡霸，他應該得個什麼罪名呢……

賀衆

對槍斃他！
（衆上去綁黃他！）
我們就槍斃他！
（有人喊：「穆仁智怎麼辦？」）
關於穆仁智，我們判他三年徒刑，罰半年苦工！大家同意不同意？

賀衆

同意！
小喜子，我們從黃世仁財產裏撥出房子、田地，根給小喜子安家。這些事都由大家討論。！
同去！
帶黃世仁家所有田地，房產，浮財一起查封起來，交把我們農聯會上處理！把他家掃地出門，撵出

衆農

民某擁護民主政府法令！
同意！
擁護民主政府法令！
（衆拉黃下）（口號呼起）

報了千年仇，伸了萬年的冤，
今天我們翻了身，今天我們見青天！
（衆拉黃下）（口號呼起）

第一曲 C 調 $\frac{2}{4}$ 稍快, 3 拍子

5 5 5 5 5 3 | 3 — | 3 2 3 2 1 6 | 5 — |

千年的仇要報， 萬年的冤要伸，

1 1 1 1 1 7 | 1 — | 6 6 6 6 6 | 2 — |

逼成鬼的小畜子， 今天要變成鬼人，

5 5 5 5 5 5 3 | 3 — | 2 2 3 2 2 7 | 1 — |

壓死人的租取消， 地主的田大家分，

6 6 6 6 6 6 | 2 — | 1 1 1 1 6 | 5 — ||

永輩子的受苦人 今天要把月翻。

第二曲 後台群六唱 [調 3/4 稍快, 憤恨, 堅強有力]

(領)

$\times 0 \times 0 \times 0 6 6 3$ ———

(众) 黃世仁來了, 黃世仁來了, 呸, 呸, 呸, 黃世仁!

(領) $\underline{5\ 5\ 5\ 5\ 3}$	$\underline{1.5\ 6^\# 5\ 6}$	$\underline{1.6\ 6^\# 5\ 6}$	$\underline{5\ 5\ 5\ 5\ 3}$
今天要給你	算清老	賬, 算清老	賬! 今天要給你
(和) $0\ 0$	$\underline{1.6\ 6^\# 5\ 6}$	$\underline{1.6\ 6^\# 5\ 6}$	$0\ 0$

$\underline{1.6\ 5^\# 4\ 5}$	$\underline{1.6\ 5^\# 4\ 5}$	$\underline{5\ 5\ 5\ 5\ 5\ 5\ 3\ 3}$ —
鬧清底	根	鬧清底 根! 你吸了我們多少血?
$\underline{1.6\ 5^\# 4\ 5}$	$\underline{1.6\ 5^\# 4\ 5}$	$0\ 0\ 5\ 5\ 3\ 3$ —
		多少血?

$\underline{2\ 2\ 2\ 2\ 2\ 2\ 2\ 7\ 1}$ —	$\underline{6\ 6\ 6\ 6\ 6\ 6\ 6\ 2}$ —	$\underline{1\ 1\ 1\ 1\ 1}$
你吸了我們多少汗?	你逼了我們多少糧?	你搶了我們
$0\ 0\ 2\ 2\ 7\ 1$	$0\ 0\ 6\ 6\ 2$	0
多少汗?	多少糧	

$\underline{1\ 1\ 6\ 5}$ —	$\underline{5\ 5\ 5\ 5\ 5\ 5\ 3\ 3}$ —	$\underline{2\ 2\ 2\ 2\ 2\ 2\ 2\ 7\ 1}$ —
多少錢?	你害了我們多少人?	你壓迫我們多少年?
$0\ 1\ 1\ 6\ 5$	$0\ 0\ 5\ 5\ 3\ 3$	$0\ 0\ 2\ 2\ 7\ 1$
多少錢?	多少人?	多少年?

$\underline{6\ 6\ 6\ 6\ 6\ 6\ 6\ 2}$ —	$\underline{1\ 1\ 1\ 1\ 1\ 1\ 6\ 5}$ —
今天要給你把賬算!	要給你把老賬算!
$0\ 0\ 6\ 6\ 2$	$0\ 0\ 1\ 1\ 6\ 5$
把賬算!	老賬算!

改編的話

「白毛女」這個劇本，原來是個歌劇，爲了適合本地區農村劇團演出，配合這次再度複查運動，就把它改成淮戲了。

改編後的劇本與原作在分幕分場上都沒有動，祇是把歌詞改得適合「淮調」演唱，和有些北方的方言、習慣語。這一帶觀眾不易懂的改掉了。還有就是把第六幕中的減租鬥爭，改成土改鬥爭。

淮戲「白毛女」與原作比起來，在音樂性與戲劇氣氛上，是削弱了不少，爲了本地區農村劇團能演出，這是無法補償的損失。這里謹向原作者賀敬之、丁一、王斌、馬可、張魯、崔維道歉。

導演「白毛女」的幾點意見

· 吳 綱 ·

「白毛女」是一部大型的歌劇，在葉挺、建陽等縣有些農村劇團，改編成淮戲演出。福林寫的農民演「白毛女」裏這樣寫道：「戲演到地主黃世仁逼死佃戶農楊白勞的時候，二千個佃戶農中絕大部份的人哭了，有的只揩眼淚，有的人竟放聲大哭，台上台下哭成一片。……演到最後一幕，鬥爭黃世仁的時候，台下很多人吵起來了：「打呀！殺呀！」有的人站起要爬到台上去，要把黃世仁拖下來打。經過幹部勸說：「讓他演下去吧！」才沒有拖下來。……有個通了的「窮不通」對鄉長說：「我看一次「白毛女」，比在家裏開五天會還有意思。……」可見這個劇本對農民階級仇恨的增強，鬥爭情緒的提高，所起的作用了。最近蘇北新華書店把「白毛女」改成淮戲印行，這樣會使「白毛女」在各地普遍演出。如何來導演「白毛女」，我在這裏提出幾點意見，供大家參考。

一、主題的掌握

「白毛女」的主題，拿劇中人大春的話來說，就是「舊社會把人變成鬼，新社會把鬼變成了人。」說得更明確些：「依靠新（民主）政權，依靠人民的政黨（共產黨）軍隊（解放軍），同時依靠自己的掙扎同倔強，才能走出屠場和地獄。」（李楠——白毛女介紹）

白毛女一生的經歷，非常明顯的顯示了這一主題。白毛女她是生長在國民黨、封建地主統治時代的一個佃戶農家庭中的姑娘，她三歲就死媽媽，十七歲時父親被地主逼死，自身被地主搶去，被強姦，又險險乎被陷害賣掉，雖說從九死一生中逃出了地主的虎口，還得在山洞中過着挨餓受凍的日子，以至山入變成了鬼。她受盡了人間的折磨，演盡了舊社會中農民婦女被壓迫被凌辱的悲劇，然而，白毛女沒有成為永遠的悲劇的人物，新的時代，新的社會，給她帶來了新生——由鬼變成了人。

導演者就應爲着顯示這個主題而努力了。

二、強烈的對照

「白毛女」的作者，爲了強烈地把她所要顯示的主題凸出在觀衆的眼前。他是用着很強烈的對照手法來處理這個題材的，我們來看：

白毛女她一生，經歷着兩個不同的社會，給了她兩個不同的遭遇。這把國民黨封建地主統治的舊社會，與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做主的自由的新社會，廓出了個顯明的對照。這也是劇中最中心的對照。

劇中兩個敵對的階級——農民、地主——的生活，也給了他強烈的對照。佃戶楊白勞家過年，不是帶來了歡欣愉快，而是大風大雪出去躲債，僥倖地祈求能够「這回總算又躲過去了」！「賣豆腐擰下了幾個錢，集上稱了二斤麵，怕被老板家看見了，揣在懷裏四五天。」「偷偷的帶家去包一頓餃子吃吃，就算是過年了。而地主黃世仁家過年，則是一「花天酒地醉舊歲，張燈結彩過除夕，堂上堂下齊歡喜，酒不醉人人自醉。」不但如此，而且酒飽衣暖思淫慾，剩着過年結賬，逼得楊白勞出賣親生女兒抵債！

還有，在好些場面裏，我們可以看到同一農民階級的同情的友愛，與地主對農民殘酷的剝削、壓榨，同樣地是它強烈的對照，

這樣，在我們導演時，就應當注意到這些對照的場面，使它更明顯的凸出來。

三、幾個主要角色的性格

白毛女的性格，這裏借李楠——白毛女（介紹）的話來說：

她的遭遇可以說是慘絕人寰的，然而她沒有被非人生活的苦難和折磨所壓倒，她那倔強的毅力，正是農民性格中的基本力量。作者把握到了農民性格中的兩重特點，一方面她們很善良甚至顯得軟弱，但是另一面則又無比的頑強，當求生成了唯一的方向、復仇成了唯一的意志時，農民的性格中就會迸發出驚人的力量。當喜兒從地主家中逃出時，她唱着這樣的曲子：

「他們要殺我，他們要害我，我逃出虎口，我逃出狼窩！娘生我，爹養我，生我養我，我要活仇！」

「『向前走，不回頭，我有冤呢，我有仇！他們害死了我的爹，又害我！爛了骨頭我也記住這冤仇！』」

震響在歌唱中的正是使壓迫者喪魂落魄的驚人的意志的力量。應該說，白毛女的倔強，並不是來源於受過甚麼教育，也不是因爲還有什麼依靠。實際上，她逃出來時，是四顧茫茫，走頭無路的。我們面

然可以用求生的本能來解釋這種堅忍的力量，但我認為只是求生的本能還不足以完全解釋，這中間應該包括着對燃燒的憤恨和復仇的希冀。

自然在封建社會中長大的小喜子，並不是完全沒有精神上的負累，她在被迫害的過程中，仍然表現出對直接的迫害者存在過渺茫的希望。在地主家準備結婚的時候，地主是以準備娶她來哄騙的，而她也曾經相信過這欺騙。然而農民出身的小喜子，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女性不同的，就是她明白欺騙之後，她不會幻滅氣餒，她從更深的仇恨中去尋找向前生活的道路。

黃世仁是個典型的地主階級中的「花花公子」，雖說他還年青，他的手段，不比他父代地主剝削農民的那樣老練，然而，在他身上却找不到人的氣味，成了個活的吸血鬼。但是他到底與他父代地主有別，時代的變革，帶給了他的命運，是沒落以至根絕，自身償還了農民的血債，這是他所逃不過的歷史應該給他的處罰。所以黃世仁，他該是個殘毒的、淪落的、青年的、掙扎的、軟弱的「花花公子」的地主了。

王大春是農民中的一個先進覺醒的青年人物。他少年時代，已親自身受到或者看到地主對他們的殘酷的剝削和陷害，仇恨的幼芽早在他心裏萌發。一待有翻身時機，他熱情的復仇的怒火迸發地燃燒出來了，他沒有相信什麼命運，什麼鬼話，走向鬥爭。不過，他還是比較幼稚的，玩不過統治久遠的地主階級的死花樣。然而，他依靠了人民的政權——共產黨，自己行動起來，他得到了勝利。他是個覺醒的、有朝氣的、熱情的新時代的農民青年典型。

四、其他
「白毛女」的分幕分場，基本上還是「過場」戲的手法，這對農民觀眾來說，是容易為他們所接受的。在我們導演時，應當注意不要讓不必要的幕，拉來拉去，顯得零碎的感覺，使劇情的發展受到不必要的阻礙。

舞台佈景的裝置，在可能條件下，裝置得比較好，是可以加強戲劇氣氛的，如農民楊白勞的家與地主黃世仁家庭，佈置得很好，倒是很顯明的對照，假使裝置得不像，而且在換景時幕與幕時候拖得很長，那倒不如乾脆還是「出將入相」，農民觀眾反很熟悉這樣的形式，祇要在演技上加強，是會受到同樣的效果的。

02
1
D

3C

36.536

印刷廠印

— 2 0 0 0 —

7. 1 0.